

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10-27

2010年6月11日

康定·康定情歌 —— 兼談一位文化人的苦難人生

蒲明書

近讀 2010 年 5 月 4 日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專題欄，有一篇題為〈康定，“天下情歌”的發源地〉的文章，詳細介紹了康定的發展、秘境、幸福與和諧。位於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東部佔地 1.16 平方公里的康定，若不是名聞遐邇傳唱了大半個世紀的康定情歌，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知道這座偏遠的小縣城。文章還說，“作為全球十首最具代表性歌曲之一的《康定情歌》，還被衛星送入太空，又被譽為宇宙歌曲”。城以歌而聞名，地以人而揚聲，正像魯迅的家鄉紹興，連咸亨酒店都成了註冊專利的品牌。文章指出，此歌源於當地的雅拉溝。顯而易見這歌子不會憑空從溝中飛躍而出，必然是先有了原生態的調調兒，經過有心人的採集、整理、加工而成的。遺憾的是無論歌集或演唱時的說明書，在作詞譜曲這一

欄都付諸闕如。這一少見的現象，頗引人遐思。

採集、整理、加工“康定情歌”的有心人究竟是誰？此人後來的境遇如何？也許廣大的音樂愛好者都想知曉。

突然想起幾年前寫的一篇遊記，也許我們能從中找到滿意的答案，感受為世人遺忘了的一位文化人的苦難人生。

一、感受《康定情歌》

跑馬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雲哟！

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！

月亮彎彎，康定溜溜的城哟；

……

這是一首廣為傳唱的《康定情歌》，歌詞簡練、旋律優美、節奏明快。自問世以來，就像一輪當空的明月，令無數少男少女在它的月光下，踏歌起舞，抒懷傳情。同時，康定的名聲也隨月光的流瀉而遠播四方。可以說，包括本人在內的成千上萬音樂愛好者，首先不是從地圖上，而是從這首情歌知道了康定——這個座落在川西高原的小城。

《康定情歌》，我聽了半個多世紀，也唱了半個多世紀，一直想去康定，在這首情歌誕生的地方走走，近距離感受它那清新的歌詞和美妙的音符。

2006年4月中旬的康定之旅，了卻了我這樁“附庸風雅”的心願。

從成都出發，沿318國道西行經雅安、天全，過二郎山隧道，下瀘定，一路坦途，一路風光，一路低吟，一路淺唱，不經意間走完322公里抵達康定城。

那時天空一片陰霾，還紛紛揚揚飄起了雪花。本想下車步行瀏覽市容，但濕滑的路面打消了這一念頭，只得坐在車上來個走馬觀花。

街道不寬，兩側排列著藏漢風格的建築。商鋪的門面上方，皆掛滿藏漢文字書寫的廣告和牌匾。稀稀拉拉的藏胞，邁著牧民特有的步子，悠閒地在街沿邊道上溜達。三五成群的孩子，放學歸來，似飛來的燕子一路上噁噁喳喳。那一串串笑容綻放的“高原紅”，為原本色彩斑斕的市容，又添上了幾分稚嫩的美麗。穿城而過的康定河和折多河，像繃在大地上的二根琴弦，不停地彈奏著歡快的樂曲。透過飄舞的雪花，我一邊在打量這個初次謀面的小城，一邊又不停地翻看腦子裡從網上下載的有關資料。

康定，現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。古稱“打箭爐”，因相傳三國時期，諸葛亮令部將郭達在此起爐打箭而得名。這是一座以藏族為主，藏、漢等多民族雜居的高原小城。總人口十萬餘，其中 90% 為藏族。它地處川藏線的咽喉，歷史上一直是藏漢人民茶馬互市的商貿重鎮。令我沒有想到的是，在抗戰期間，這裡曾是僅次於上海、天津的第三大物流集散地。

漢藏民族在這裡世代和睦相處，不僅通商做生意，而且在閒暇之餘，一起飲酒放歌，猜拳行令，大擺龍門陣。因此，康定地區的漢人，其行為方式多少會受到身邊藏族同胞的影響。他們談情說愛，談婚論嫁，也像藏族兄弟那樣不拐彎抹角，直奔主體而去。選擇配偶，也沒有內地漢人那麼多的講究，正像歌中所唱的那樣，只要“人才好”、“會當家”就行了。

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曾說過，“藝術是生活的鏡子。”《康定情歌》就像一面鏡子，把當地百姓這一樸實的擇偶觀和信馬由韁的求愛方式，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依我看，也只有在這種藏漢文

化交融的土壤，才會綻放出略帶酥油茶香的音樂之花。難怪，有不少人會把《康定情歌》誤以為是藏族民歌。在有關的 MTV 作品中，銀屏上的青年男女皆衣著藏裝，跳著弦子舞。而同名電視劇《康定情歌》的熱播，又讓更多的人對此誤判深信不疑。

按我的興致，既然到了康定，就應該去跑馬山看看。我試探的話音剛一出口，即招來同行小老鄉的勸阻：“那就是一座光禿禿的小山包，去後定十分後悔。”基於當時天氣和時間的考量，我就不再多言了。

去不了，望望也行，畢竟跑馬山與《康定情歌》有血脈相連。要不，這首歌一上來，唱的怎麼會是它呢。我搖下車窗，伸出頭朝城南的方向眺望，試圖搜尋跑馬山的身影。但是，除了那茫茫的雲山霧海，眼前什麼也沒有。

從資料獲悉，跑馬山海拔 2700 米，當地藏族人稱之為“拉姆則”，意為“仙女山”。站在這裡，可以俯瞰全城。只有在這居高臨下的地方，才會看到歌中所唱的“跑馬山上一朵雲，端端照在康定城”這秀麗的景觀。

每年的四月初八，人們便匯集在跑馬山歡度佛祖的誕辰日。俗話說，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”相傳在這一天，跑馬山頂的五色海中，有九龍吐水為佛祖沐浴。這座看起來不那麼起眼的跑馬山，竟然神氣十足。

依我看，跑馬山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然景點，而是一處積澱著藏漢文化的人文景觀。

佛家說，境由心造。同一塊地方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

小老鄉不會想到，幾年前我去大理的蝴蝶泉，也有人說“那乾巴巴的一口泉，沒啥可看。”而我卻在泉邊，不僅聽到電影《五朵金花》優美的插曲，似乎還看到主人公在蝴蝶泉邊梳妝留下的

倒影；如果今天上了跑馬山，在我的眼前，也會現出許多像李家大姐和張家大哥的身影，一雙雙一對對，或在彎彎的月下牽手，或在山頭的斜坡上跑馬。

車輪緩緩地在雪地上行駛，車上的 CD 播放著《康定情歌》。這首百聽不厭的歌曲，此時與我心中的康定印象交響唱和，聽起來如天籟之聲。我不禁朝著跑馬山的方向，跟著哼唱起來：

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啲！
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啲！
月亮彎彎，看上溜溜的她啲！

一來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啲！
二來溜溜的看上會當溜溜的家啲！
月亮彎彎，會當溜溜的家啲！

《康定情歌》這輪明月，高掛在康定漢藏人文的海闊天空，讓走進它的異鄉人，也感受到它發出的縷縷情愛的月光。

二、塵封的採寫者

走進《康定情歌》，還意外地發現：這首民歌有一位被塵封多年的採寫者。

許多年來，《康定情歌》被認為是一首民歌，但不知誰是它的採寫者。在其出版物上的詞曲作者欄目上，一直空缺。就在此行經過的瀘定縣，它城邊的公園裡有一座“四歌亭”，亭中立著一塊四面體的石碑，其中一面刻有《康定情歌》的詞曲，而唯獨不見其詞曲作者的名字。

奇怪！這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十大民歌，並向世

界各國推薦的名曲，竟然長期不知其作者或採集者是誰。這不能不說是民族音樂工作的缺陷，《康定情歌》的悲哀。

王洛賓曾以其作品的類似遭遇投書音協，話說得就更難聽了。他說：“一個民族誕生了名曲，但卻未誕生創作名曲的作家，是這個民族的不幸。”“唱一首沒有作者的歌，對我們並不體面。”

在我們這個長期不講知識產權的國家，人們可以盡情地享受各種藝術作品帶來的精神滿足，卻不過問它們的作者是誰。或者明明知道，但由於政治偏見或其他功利的因素，刻意加以迴避。而那場文化大革命，又把這一劣根性推向極致。

任何民歌，能從原生態脫胎而成為眾人喜愛的音樂作品，能從口口相傳的偏遠地區唱響九州大地，總會有它的收集和整理者。就像許多青海民歌和新疆民歌那樣，後來證實多出自於號稱“西部歌王”的王洛賓之手。

《康定情歌》的原型，就是流傳於康定雅拉鄉三道橋民間的“溜溜調”，曲調比較簡單。問題是，這種簡單的“溜溜調”由誰收集、整理，而後成為膾炙人口的《康定情歌》？

甘孜州宣傳部的郭副部長告訴人們：《康定情歌》的採寫者是吳文季先生，並講述了與此有關的故事。¹

吳文季，福建泉州惠安人。抗戰時期在重慶上學學音樂，後應徵入伍到甘孜，在一支準備出征緬甸的部隊擔任文化教員。除了教唱歌沒有其他事可幹，就常到康定民間採風。在那裡採集到《康定情歌》的原型，後把它改寫並取名為《跑馬溜溜的山上》。抗戰勝利後，他回南京繼續學音樂。1947年南京

¹ 見梁衡：〈大渡河上三首歌〉，《四川日報》2005年（<http://www.tibetinfo.com.cn/t/040513zggz/..%5C040513zggz/20040200541490432.htm>）。

音樂學院要舉辦師生聯歡會，他把這首歌獻出來，請江定仙老師配器，改歌名為《康定情歌》，首次由武正謙老師演唱。1948年，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將這首歌帶到巴黎，由此唱出了國門，在海外廣為流傳。

這首《康定情歌》不僅使這座高原小城聲名遠播，而且為中國人帶來了榮譽。但其採寫者吳文季卻是默默無聞，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。

解放後吳先生調入總政文工團，任男高音領唱。先是因為他參加過國民黨抗日遠征軍的“歷史問題”，“肅反”時被取消了領唱資格；後來又被貶回原籍到泉州文工團，讓這位懷有衣錦還鄉傳統觀念的知識分子，顏面掃地。文革中，又因先前的那個“歷史問題”屢遭批鬥。在那個只講“階級鬥爭”而不講歷史唯物主義、不講尊重人才的年代，像他這樣與國民黨沾點邊的，儘管只是為了抗日，會有好果子吃嗎？

他終生未娶，孑然一身，病死在惠安的一所破廟裡。這位把愛的月光從康定帶出來的音樂人，晚景卻是如此淒涼！

他後半生的遭遇，與其採寫的《康定情歌》所表達的意境情懷，竟然如此大相徑庭！

吳文季先生的不幸，絕非僅限於個別人。它折射出那個時代藝術家群體的蹉跎歲月。

由吳文季，我聯想到王洛賓。他倆都是音樂家，有相同的青年時代，卻無相同的晚年處境。

王洛賓，1937年赴大西北投身抗日救亡宣傳；1949年參加解放軍進入新疆。因他當過軍閥馬步芳的音樂教官，1963年被定為“歷史反革命”而入獄12年。1975年，帶著一頂“反革命”帽子被釋放出來。因為這個“歷史污點”，許多新疆民歌和青海民歌，

明明是王洛賓收集、整理的，而在演唱和出版時，他的名字一概不予提及。然而王洛賓終究熬過了文革歲月，歷史不僅還他一個清白，還戴著“西部歌王”的桂冠，走完了人生 81 年的歷程。

如果吳文季也能活過文革，我想也會和王洛賓一樣，迎來自己音樂生涯的春天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泉州的父母官為其平反昭雪，並重新修墓立碑。墓碑上鐫刻著：“他終生為自由而歌唱。”我們這位甘孜州的文化官員還專程去了泉州，代表康定父老鄉親在吳文季先生的墓前獻花致意。

委曲了大半生的吳文季先生，不知您九泉之下是否得以安息？

四川人本來就講哥們義氣，康定的四川人則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康定人不會忘記《康定情歌》給他們家鄉帶來的鉅大聲譽。他們為尋找這首情歌的採寫者，曾花費了不少功夫。

郭副部長擔任總編時的《甘孜報》，開出萬元鉅獎，懸賞找尋《康定情歌》的作者。一時間，冒出好些所謂的“知情人”，包括王洛賓的後人。他們個個聲言，是他們的先人收集和整理出這首民歌。這位郭副部長，親自走訪曾經玉琢過“康定情歌”的音樂家喻宜萱和江定仙教授。

後經音樂界研究人士認定：吳文季先生，才是《康定情歌》的真正採寫者。

“吹盡狂沙始到金”。蒙在《康定情歌》採寫者的浮塵終被吹散，讓塵封了大半個世紀的名字重見了天日。

就對小城知名度的貢獻而言，《康定情歌》對康定城，不亞於那首《達阪城的姑娘》對達阪城。

但是我以為，康定對待吳文季，仍不如達阪城厚遇王洛賓。儘管以老郭為代表的康定人，已經做了許多值得外界稱道的工作。

風大石頭多的新疆達阪城，因這首民歌而蜚聲中外，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。維族同胞知恩圖報，在當地不僅為王洛賓塑像，而且還通過構建紀念王洛賓的文化項目，帶動達阪城的旅遊業。

多麼仁義而又聰明的達阪城的老百姓！就這一點，康定就應該向達阪城好好學習。

我建議：先從瀘定公園的“四歌亭”入手，把吳文季的名字補刻在《康定情歌》作者空缺的位置上。他應得到與之並列的另外兩首歌曲的作者同樣的榮譽；²

然後在跑馬山上選一塊地，給吳文季塑像，把他遠在泉州的英魂招回故地，讓他在山頭傾聽八方來客同唱這一首《康定情歌》。

辦好以上兩件事，我認為，作為《康定情歌》的受益者康定，是理所應當償還的未了人情債，而且也是力所能及的。

進一步，基於《康定情歌》的主題，把跑馬山打造成一座具有中國西部特色的丘比特公園。在此，運用各種藝術手段，把這首民歌的內涵，形象地展現給遊客。甚至還可以在這裡舉辦《康定情歌》音樂節，弘揚當地厚重的漢藏音樂文化。

去康定，上跑馬山，唱《康定情歌》，遊愛情主題公園——這該是多麼有品味的愛情文化之旅。對外界的吸引力，當不亞於如今新疆的達阪城。

那時，《康定情歌》不僅是一首民歌，而是包羅漢藏情愛習俗的一台文藝節目；

那時，康定也會像今天的達阪城那樣，亮出自己的旅遊品牌，帶動地方經濟；

那時，《康定情歌》的採寫者吳文季先生，定會在九泉之下

² 即《歌唱二郎山》和《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》。

面帶笑容與大家同唱這首歌：

世間溜溜的女子，任我溜溜的愛啲，
世間溜溜的男子，任你溜溜的求啲。
月亮彎彎，任你溜溜的求啲。